



12042

晃巖集卷十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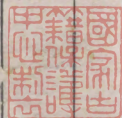
上母林太孺人六十序

天下之取天全者受天必嗇其取天齋者受天必全余母全於天者也余母又不全取於天者也母少嫡母宜人二十歲先奉常秉銓時母年十六從至都下性沈慧精女紅紡績之外尤巧鍼刺善庀具奉常凡燕會及衣服多經母手宜

晃巖集

序卷十二

人愛之伯舅致夫年甫髻每雪朝鷄鳴母必先火喚起視書雖首蓬宇龜不顧也宜人尤愛之然左右從此忌之毀於宜人不遂搆於奉常不遂至陰投毒於饕水中纔入口電光拂眼驚而潑地又不遂年二十六舉不肖方自姪至產百計中之竟不遂皆賴神麻頰徵異夢母不言也奉常宜人不知也人謂方之生如薄拘羅噫方之有其生也幾累母之不有其生也母之得有



其生者天全之也方幼晁侑達母時加篋楚甚
於嚴師是萊公之母也長喜客座上常滿母拈
据供帳毫無忤色是士行之母也方允嗜酒每
醉歸必切責爲之減杯是元珍之母也母見輒
詢日讀何書行何善接何賢有則喜無則愀然
是文伯之母也方又慕道白馬青牛之書並羅
左右時勸母披貝典想蓮邦木魚日鳴穗珠頻
撥經聲纔歇佛號高宣體無紈綺之衣鼎少宰

晁巖集

序卷十二

二

臊之味是黃梅睦州之母也今歲仲春之十六
日母年六十矣誰無六十母曾有勤恪端嚴行
慈種善兼數母之全者乎曾有百勞無逸萬厄
一生兼數母之嗇者乎惟其嗇之至幾不有其
生故其全之至得長有其生其嗇之時在人而
不在天故其全之時用天而不用人人之所貴
者不過紫誥花封懸金佩玉世人以爲全至人
以爲嗇孰與夫敷青蓮之座裁丹霧之衣頂九

炁之冠擎五雲之盖燃菩提之燈炊般若之鉢
此數者世人以爲嗇至人以爲全取之而人不
爭天不厭者也可以壽母矣何者余母全於天
者也

贈大將軍謝簡之平紅夷序

壬戌秋紅夷內訌人以爲初醞釀于諭之一局
既依違于戰之兩路不知諭是也但下之人認
諭太易則獲其礮可還也掠我舟可怒也戰是

晃巖集

序卷七

三

也但下之人認戰太難水則二十舟易十五夷
也陸則數十人易兩夷也至于諭而旋戰則攔
百艘於海門而彼艦復突也戰而旋諭則遺四
礮於韓門而我師立解也甚至用間而爲間愚
用火而爲火愚則諸將之謀未必密心未必一
也雖以商中丞焦舌苦膽猶不能使積玩之人
心一時用命甚矣將之難也大將軍謝簡之公

負奇儻之才運淵沉之識新鎮吾閩與中丞南

思受公定計擒夷人請其畧公曰我亦如前用而末卽用使彼謂我愚而因以愚愚之今秋移海上適夷至浯有請用間者公云合五間乎未可也請用火者公曰合五火乎未可也夷忽意動而遁次月復至浯始用間入云則入不意也止云則止不意也公曰可矣是夜擒其酋火其艦俘六十餘人而焚溺者不與焉夷始思遠駭不敢復入浯矣計夷之橫外國也佛狼機能敵

晃巖集

序卷三

四

其礮不能壞其艦龍編能逐其艦不能令其火孰知標牌之遇武襄拐馬之遇武穆彼之所恃正我之所乘矣然則間與火亦鄉者所商之畧胡用之懸殊如此哉若謂賞未重則一發萬金不可謂前撫之不信也若謂令未迅則一日三梟不可謂前鎮之不嚴也乃知積玩之心急振之則難徐養之則易一人肩之則難衆人合之則易躁以張之則難沉以察之則易故云將謀

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密者沉之謂也有公
之沉故可以結衆心而使之一可以赴敵而使
之不及設所以用間用火無不可成者也時有
爭勲者公曰黨尚在彭未可也今宜疾擊其不
意卽發快舟揀勁卒刺日搗彭南公至海上觀
諸布插喜曰余所籌者君已先之余何慮哉余
家鷺門獲與公交臂見公攻詩善書唐韻晉帖
兩擅其美吾鄉蔡敬夫先生拔公於塵中顧崑
崑巖集

乃
山劉南昌兩先生拔公爲天下士猶是憐才耳

聖天子特以海氛告急拔爲閩帥豈第倚公才
哉而余至今知公後矣夫淵沉之識是謂智將
不易得尤不易知者也

贈浯彭遊陳將軍調任序

泉人業海不颿二洋則颿二粵有司給其繇驗
其引核其裝而不能窮奸商之弊竇則人難也

鷺門于漳爲唇齒泉爲咽喉外捍泉漳則爲手足內次彭金則爲腹心百貨之必經群鯨之畢
轉最生心易動之所則地難也鄉所恃者浯銅
一枝戎耳而積玩日久手器多疎一旦有急乃
驅衆人舞繡及于巨浪之中未有不齒擊心慌
望風先遁者矣則戎難也總所統者不盈一旅
所鑰者盡嘉浯一帶鼓潮突至良奸莫辨令旗
雖指同舟異心則裨將難也當道知浯銅之重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六

七

因而有浯彭欽司之設彭去浯遠其二遊半隸
於漳今邇制浯之一枝遙制彭之二遊所制未
行於二遊受制先束於二郡不同功而同過則
浯彭之將尤難也括蒼陳公以萬戶運漕膺九
薦而擢茲地下車盡剔宿弊其肅統也嘖笑不
假于諸裨其頒紀也臂指直行于他部其密授
機畧也則勦倭奴于彭濤之險其躬督夾攻也
則擒巨寇于錢灣之遐其號令森嚴搜詰精覈

也則商絕越販之私盜掃窺蒞之影蓋自是當道乃知浯彭之重因而有路將易欽司之設公以資淺乃暫贊帥營而握陸師夫公習漕矣試揀士如楫防虞如運艘之漏海亦漕也公今習海矣試練車如舟飛令如風潮之信陸亦海也公固饒爲之孫子云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寧論水陸哉

邇言原始序

晁蠖集

序卷十二

七

有原道者未有原事者趙桂野公集古今原始以原事也有原事者未有原言者焦弱侯公集諺有自來數語以原言也然而未悉也予友張紹和廣爲四卷自隻字至一句皆邇其元因印以前籍而後知街巷之瓌詞皆聖賢之玉屑口耳之習誦率開闢之鴻文使慕道者觸而有會如聞欲爾本之謠而知爲迦葉偈也聞水潦鶴之誤而知爲諸佛機也聞玄牝句而知出軒轅

也聞澹寧句而知出淮南也聞人生而靜句而知出苦縣也則原言而事與道皆可通焉覺楊子雲方言劉熙釋語弇州字解雲棲諺謨僅繹其辭義之宗尚遺其聲歎之祖噫世人不多讀書故有雅俚道俗之別耳博通君子不必接古人也聆今人之餘唾無非書者亦不必接文人也聆路人之口角無非書者彼脩辭之士杜篡一家揮斥百氏自負無源之醴實乃已陳之芻

晁巖集

序卷十二

八

縱謂逝傳之衣終是無本之澮非紹和淹貫群書安能察此每見紹和在坐而客猶娓娓不休是元緒能言而不知有茂先也

贈都轉運林潛江八十七表序

善言壽者莫如夫子括道家內外修煉之旨而歸之仁仍約仁者物我玄同之心而歸之靜予讀循吏傳而知循吏之必壽也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太上亦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

歸黃潁川治道去其泰甚太上亦云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繇是思之衛民與衛生有二道乎今人百年憧憧皆在動境讀書則耗神于干譽居官則耗神于固寵老而林下則耗神于厚藏不能靜于一日卽不肯仁于一體者也試觀乾動坤靜固矣乾則動直先以靜專是以大生焉坤則動闢寓于靜翁是以廣生焉大生廣生乾坤之壽也而總以靜致之吾郡得雁行二老齊德

晃巖集

序卷上

九

齊年望之如鶴如鳳者大司徒林省庵與都轉運潛江兩先生也司徒公爲理學名臣兩賜存問海內仰爲山斗轉運公不必居葦峻之軸而德業足廣崇矣不必標理學之稱而踐履皆實際矣無藉當路之薦章而月旦遍鄉閭矣未膺異數之溫存而覃恩加晉爵矣然公所以致此惟以寬厚清靜爲之予有友在景陵池陽

者每晤輒詢公居起因悉當日治狀其治景也

絕苞苴免贖鍰均徭役障波堤明平反謝請托
凡可以仁民者率盡瘁任之至于不携家不私
蓄有心于事實無事于心術齋蕭然似僧舍又
若是其靜也繇是再宰湯溪仁如景守新興仁
如湯丞池陽仁如新興亞都轉仁如池陽諸簿
書米鹽之務躡鉅盤錯之局不以意擾民則民
靜不以愆擾心則心靜三十年來所仕之地來
見德去見思咸稱仁焉比旋里門布衣糲鉢立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十一

訓貽謀口不挂雌黃札不通公府與司徒公日
商誠正之學猶程叔子之與兄伯淳也孫銓部
爲磐君妙齡通籍醇潔端方蓋臣聿脩一稟爾
祖之教猶楊中立之有孫司空也在楚而聲在
浙而聲在南宜山左而聲以至古滇要荒之地
無不祈司馬之出山喜于公之有後是公處則
德門出則潁川也公之仁何如哉倘公稍計利
以自便或炫察以媒名勢必爲甚爲奢爲泰外

擾民內擾心不能清靜寬厚以爲理明矣惟其
寬厚清靜故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周于一身流
乎六虛人知其用之宏而不知其致用之道銓
部君能用其所未用而不能知其用之所至茲
公春秋八十有七矣臘十四日爲皇覽之辰觴
既具司徒之爲伯淳者斟玄酒以先天太極爲
祝銓部君率孫曾進霞杯以後天循環爲祝同
井諸紳耆老稚爭躋堂稱兕以燕天昌後爲祝

是巖集

序卷十二

七

銓部君之友如顯方者偕門下客酌醇醪以大
生廣生歸之靜爲祝顧公自視若無若虛方誦
武公抑之詩以自勵如良之鎮凝如坎之淵澄
此正樂山之仁而潛江之壽也

贈熊夢澤明府入 覲序

今之尊理學經濟者皆推姚江王文成文成先
有功于吾閩者也其道脉直接朱紫陽紫陽先
有功于吾同者也文成撫贛時掃汀粵之寇建

平和縣設三團五隘而閩始息甲兵紫陽筮仕
吾同示許順之輩誠正之旨而同始知學問然
文成握兵符平寇其職也紫陽以簿佐宰爲政
故得譚學于高士軒畏壘庵之上若宰則盡其
所當爲者惟恐不給何遑分精神以育多士竭
心膽以詰戎兵而爲人所不敢爲與不及爲者
乎吾于夢澤熊公見之公之蒞吾同也同非昔
日之同矣十餘年夷寇互發水旱頻仍民逼于

晁巖集

序卷十二

十一

饑則嘯海爲萑苻以致旋撫旋生公至值劉寇
孔熾未幾紅夷入鷺島挾市將士束手公直趨
水濱提劍督戰指揮亂砲之中軍士奮擊夷遂
思駭復窺浯鎮公集洩民駕漁舟合蒙衝焚而
執之劉寇肆毒于粵至畱道將以要撫欲乘風
入閩公復選民舟與路將合如攻夷之法而攻
之先時公下車鄉兵未練寇突犯同村而去公
處實申聞無一字飾因與路將俱鑄而鄰邑之

虛張者反邀上考至是捷書兩奏臺使者累牘
舉公賢 天子褒嘉復秩優叙而公謂此職所
當爲也同故材藪邇來士習日僻以龜瓊喬宇
之學爲支離塊軋之文公挽而還于大雅每遇
試日微長必蒐至力請當道廣額博收惟慮珊
瑚不入鐵網平時訓諸生必諄諄勉以實踐勿
染浮靡而公謂此職所當爲也若爰書入手剖
如流水民有寃者卽上臺之檄大力之札終不

晁巖集

序卷十二

三

訛法以徇情五年來材無豪右產無侵欺粟無
佐差市無官索案無薪積訟無株連民安其生
士樂其業誰之賜耶而公謂此職所當爲也夫
民事者宰之所當爲也而人尚有不敢爲不及
爲之處平寇與育士者宰所不敢爲不及爲者
也而公皆視爲所當爲者然則紫陽文成之學
何從見第爲所當爲而已公生文成之地治紫
陽之邑能實學二公之爲無虛講二公之學今

西井羽馳東南力竭 聖朝所急需者不在虛
學也茲入 覲爲 帝良弼大展其所當爲如
二公之有功于天下後世而遡之者必曰有功
于吾閩吾同始

說書自序

余鄉李卓老有說書七十六首皆薙髮時所作
余何敢方卓老而業儒喜禪人多指爲顛卓老
及落筆爲文快所欲言不能爲烟火鋟釘之語

晃巖集

序卷十二

七

人又指爲顛卓老因名余藝爲說書余又何敢
云說書夫聖人之言賢人說不得賢人之言衆
人說不得今之爲文者皆衆人說聖人者也衆
人說不得聖人勢必借之傳註求之帖括迂廻
其旨藻繪其詞自以爲聖人之言也觀者亦以
爲善說聖人之言也是皆衆人說衆人者又何
者其素無希聖之心而突爲代聖之語且落筆
時未期合聖先期合世此書之所以不明說之

所以不透聖之所以不傳也卽使海內競售其說亦如虎之似孔魔之變佛貌同而心霄壤矣夫聖人之說離一異說聖人者亦當離一異今泥則一翻則異余猶衆人也安能離一異特快所欲言無求合世之心縱未合聖稍不至魔與虎耳噫夜郎海上誇天子何如含元殿裏說長安今之說者果親到長安否也

說詩自序

晁巖集

序卷十二

十五

善說詩者莫如子夏大序之傳人猶疑之况齊魯毛鄭諸家乎夫說詩與作詩並難者也作詩者其感物前其寄象外說詩者本無感寄而代詩人爲感寄說風而被人不遠說雅而洗俗不淨說頌而形容不真者不解說也卽說風而不能通之雅頌說雅頌而不能通之風亦不解說也卽說風雅頌而僅寫詩人之感寄不能寫自

心之感寄亦不解說也人謂詩之有功於世不

在作而在刪者余謂夫子之有功於詩不在能
刪而在能說括三百于思無邪之一言非聖人
能若是說乎乃說者遂因無邪之旨而疑鄭衛
復因序之解而疑朱紛紛未定不知天下惟夫
婦之思最真故特以風居詩之首我不學其思
而學其真卽從序從朱無不可者然則胡爲刪
夫子慮情之溢也故寧從約思者情也無邪者
性也約情歸性學問之道如斯而已漢魏祖其
是巖集

序卷十二

其

思而發爲沈雄委麗唐人祖其思而發爲淵媚
秀巧宋元祖其思而發爲輕纖艷幻之詞曲當
代祖其思而發爲靡曼妖妍之帖括詩愈變說
愈岐矣余嘗學詩祖漢唐之思而猶不肖迺今
知三百篇之難也旣不能說安能作深愧余詩
之妄作也因搜篋摘廿餘首懼而不敢多說從
夫子之刪而已

善財南方所祭者知識也余所祭者山水耳知
識無情而能覺有情者也山水無情而能發有
情者也情之所發籟輒隨之頗覺神也機也韻
也法也視在玉屏者不同玉屏似不足發我也
祭不廣者量不周見不圓此妙峰山不足而加
以五十二位也是山水者我之導師能撥出我
之神之機之韻之法也然使不勤于祭則雖經
一百十城仍舊福城東一童子耳迺知鄉之祭

晃曜集

序卷十二

十七

七

未透我不足發玉屏非玉屏不足發我也茲對
玉屏有矜色亦有慙色矣乃并秋冬在玉屏者
總名南祭不有此祭不足發玉屏是玉屏以後
祭而得力也它日六嶽十洲兜率宮安養國同
此祭法矣適蔡敬夫自鄖貽書云讀近詩文想
法頗進數格兄可謂日日新矣夫日日新之境
是終身祭不盡者也敬夫懼我之祭止矣即得
佛刹微塵數三昧而善財之祭未止也何者新

無盡叅亦無盡我對敬夫亦矜亦慙者也

蔣太史詩藪序

凡情人多善詩而苦人多善情幽士閨女勞子
逐臣皆深于情者也發而爲詩似笑似歛似真
似疑似慧似癡似可解似不可知皆苦之情爲
之也苦情一寫令人賞其趣甘其遇求其苦而
不得乃知天下之情人皆通人也吾友蔣若柳
弱卯卽善爲情言入眼萬書出學萬紙駕其天

見巖集

序卷十二

十八

刘

才早堪虎視而若柳以爲思未奇苦未極歛鞭
雲策電之資爲貫風承蜩之志藏截鐵點丹之
手爲礪鍼穿石之功蓋熟習苦思慣耽苦境者
憶甲寅北歸邀余石桃山聯榻數夜觀其夜雨
青燈坐至四鼓呬吾之聲與九十九川相應雙
虎闖門聞聲蹲侍擊案時叫山魅驚號林禽撲
起至落筆如春江儵忽數首其憤懣之胸幽貞
之想欲吐難吐之緒多于五七言及三百篇發

之今讀其義亦令人賞令人甘令人求其苦而
不得而若椰猶以爲苦未極思未奇秘不示人
迺一入木天而宇中有竊而行之矣余曰此君
歷載精神山魅林禽稔知余與雙虎親見者可
盡傳之使一切情人持此苦以構文則定雄玉
苑持此苦以入道則定證金臺余也粗嘗苦味
未畢苦因宜文與道俱屬隔鞞者也

虎巖草序

見巖集

序卷十二

十九

同里郭以暄向與余全受知陽羨萬學博今二
十年矣余因公車以暄應貢入燕足跡半天下
未有知己其拂亂窮愁之况較余始甚心常疑
之近刺白虎巖草余讀而掩卷嘆曰是固宜拂
亂窮愁以至今日也今作文者之言與題不相
蒙衡文者之言與收不相蒙作文者嘖諸室謂
何必聖賢語脉何必先正典型鉅經子數則縣
西江一路可以芥青紫已而所售者果然矣衡

文者懸爲令謂定必聖賢語脉定必先正典型
剽經子者不程嚼時趨者不錄可以端文體已
而所收者不然矣是衡者之言與作者之言角
而不勝也余讀郭君之言皆聖賢語脉先正典
型經子時趨一切不屑此毘合功令者第恐衡
者言在此收在彼將奈何郭君毅然曰若論時
趨辟如巴豆鼠食則肥仙食則歿又如畫工貌
人則難貌鬼則易我生以來觀巾與褰低昂脩

見巖集

序卷三

三

縮已三變矣難道衡者之言遂無時伸而作者
之言竟足制勝耶余寧守貞抱璞以需斷不敢
背聖賢先正而潤眉餓腰以取媚也余躍然曰
有是哉張僧繇之畫閭右相三往而後識之今
文運欲轉大雅將還安知劉幾不變正而昌黎
不再遇耶如君觥麟氣已吞中原矣夫士以氣
爲主虎所雄者氣耳可以虎巖字集矣

鷄草序

道家以精氣神爲三寶文章家亦然根有大小
候有遲速然未有舍精而先煉氣神者也何謂
精谷神是也何謂谷神虛靈是也外虛靈而取
精者旁門也舉業文字以題爲本體而發之虛
靈不求肖題而鉤棘詰曲禘曇宗老剝子竄經
如郭子玄之註非不超而不似莊文毘婆沙之
論非不詳而不似佛意近乃有越精而先煉氣
者以燒煙當雲霧以蜃影當山河得乎故善文

見巖集

序卷十一

廿

者弟求其精而溟滓鴻濛之火候在溫養以收
之耳予常覓一利根人而不得有同邑葉伯俞
鬢年敏悟日誦千言遇試輒冠其文立海奔山
穿雲裂石其思亦幾于鑿渾沌而燁象罔讀者
如登六嶽望部洲純是精氣之往來也猶子薦
與同社敏悟遜葉而叅究攻苦夜雨青燈唔咿
不輟恍坐長慶之蒲面少林之壁其文亦欲迅
峽濤而織蜀錦探赤水而擘華山二人皆何宗

元先生所物色士品隲自當茲合刺近蕪質諸
名公其精氣神爲單脩爲兼收自有辨之者名
曰鷦草夫鷦並翼而飛獨翼則不能飛亦猶精
氣神單脩則不能成上真昔先奉常與司農蕭
公侍御柯公同社柯公與奉常敏蕭公最鈍乙
丑蕭公與奉常同榜柯公亦嗣登第當時嘉隆
之文渾融博大沉實而運以虛靈于精氣神皆
兼脩之必如是乃可稱鷦也

晃巖集

序卷上

廿一

刘

蘭溪趙君制義序

澗水自楓山先生倡醇厚之學嗣後聖脉燈傳
人文蔚起而趙文懿家最盛前後登仕籍者十
餘人獨司空梅元先生有濟美先生起家銅魚
令余鄉至今尸祝之余與孝廉君同譜因得交
長公能脩其人恬靜金玉其文靈秀沉雄變幻
無端而歸之醇厚然文至今日難言矣纖者易
齋奇者易詭艷者易浮銳者易靡不厚故也余

嘗云元文似嶽嶽主厚魁文似洞天洞天主奇
如澱水靈洞異矣迨入金華洞虛明粵竄以至
鹿田之幽邃山橋之怪峭而始異矣試置身六
嶽噓喻元氣鞭策風霆攬八極而遊十洲不更
異耶今之作者猶偶得一丘一壑之美欲擅洞
天福地之奇雖采勝之所收未必列真之所駐
也能脩之文既靈秀沈雄歸之醇厚且踞洞天
而望嶽矣夫司空文懿君家之嶽也楓山澱水
是嶽集

序卷士

廿三

之嶽也典型在望能脩勉乎哉癸酉闈中方司
李閱能脩卷甚喜呈之主者以溢額留之是欲
能脩愈造愈醇日培日厚噓喻元氣鞭策風霆
而爲嶽也他時出膚寸而盈天下以潤群生余
且拭目觀之

偶抄引

平生有陸魯望之散宋華子之忘閱書萬卷掩
後不記一語或憶其事而遺其名憶其名而遺

其事或以彼名加此事此事插彼名觥籌日滿
牙軸塵封一日不醉便以爲愁一事不知不以
爲耻或勸余曰以子之聰慧肯頰首記憶史庫
經櫛不知當何如富也余笑日記憶可以爲學
則夫子不宜提一貫之旨矣多聞可以見性則
慶喜不宜後衣鉢之傳矣惟無所有者故無所
不有天下書如牛毛吾以龜毛視之政恐其珍
屑之入目而麗雲之點漢也是爲欲富乎雖然

是巖集

序卷十二

十四

孔子識商羊世尊問諸子姥談婦事翁學兒行
生處教熟熟處教生信手拈來名曰偶抄試指
問我依然不知耳甚矣散與忘之不可破也炙
酒覆甌皆所不計

融教錄序

三教聖人並立天地而儒宗爲一華嚴經曰善
財於迦毘羅城叅遍友童子師師言此有童子
名善知衆藐學菩薩字智汝可問之李方山曰

迦毘羅城此云黃色城黃是中道明此門以中
道治世卽此土孔丘也丘者山岳之稱以良爲
山爲小男童子因所化而立名超世不動之謂
丘生兗州者良之分也經又曰善財叅善知衆
菟童子童子言我持四十二字母能入無量無
數般若波羅蜜門方山曰此卽孔門弟子之類
回也卽儒家第二位知識所以替其教化也四
十二字母者不過心性仁義忠恕禮智誠才氣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廿五

之諸名義耳池顯方曰葦巖以東方表命謂發
生群類也以西方表性謂金剛不壞也故老子
以命爲教而西函谷關以隱焉孔氏以性爲教
而生東魯兗州以顯焉俱示性命之雙圓也經
又以文姝表性普賢表命以儒論之顏其文姝
乎曾其普賢乎又推而廣之七十二賢者卽楞
嚴二十五弟子也三千徒者卽千二百五十人
俱也大學一章者心經也中庸十章卽楞伽也

論語一部處處徵心卽楞嚴也母意母必母固
母我者四句偈也朝聞道夕歿可者大涅槃經
也佛單提覺孔氏單提仁仁性也其生生處卽
命也則一字中旋天轉地無量妙旨孟子添出
義字 彼其先天而生後天獨存識超三界
功邁百王端木尊以得邦家淺矣卽稱其賢堯
舜拔類萃生民未有之聖不過揄其峻極之地
位其心體如如不可思議未有能知之者卽願

是巖集

序卷七

共

贊爲文禮曾指爲忠恕子思喻爲敦化川流雖
探真關未免擬議何者以心量測大聖人境界
終不可得則自顏曾數子尚不能知况三千輩
耶則自三千習見者尚不能知况宋人與今人
耶程朱之解書者解自書也非解孔氏之書也
今之讀傳註者讀程朱之傳註也非讀孔氏之
傳註也噫孔氏衣鉢不傳久矣余尤惜今之習

舉業者鉅腐儒之口講拾宋人之唾餘博得一

第弁髦棄之又有倡徒講學藉爲名梯希口頭
三昧竊身後美名其于性命源頭毫釐千里皆
尼健梵志者流也善乎管登之云見欲圓卽以
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卽以仲尼之方
方近儒之圓又云窮理不厭旁叅脩道必遵孔
轍願讀融教錄者當宗毘迦羅城之燈也

新刺楞嚴經序

佛分顯密二宗顯爲教密爲呪不知教意亦密

是巖集

序卷十二

廿七

也知其密則知顯矣此經標首人多以究竟堅
固爲宗然密因二字足以攝之夫曰妙奢摩他
妙明明妙妙湛妙莊嚴妙之一字非密乎曰非
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非之一字非欲
顯此密乎惟不密故有七徵八辨五陰交熾七
大羅織諸顛輪迴衆魔充斥知密因便是了義
故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知密因更無脩證故

曰何藉劬勞肯綮脩證無論菩薩萬行卽諸佛

亦從此中出也蓋必密因而後謂之圓頓謂之
大佛頂謂之首楞嚴也世人眼逐色最不密故
先返慶喜之見耳徇聲又不密故必取大士之
聞果本密故因亦密因既密故非邪小之所能
知噫了此義者蓋寥寥矣吾郡惟環師要解海
內宗之今密因上人復去解而存經文余復括
經文而提密因愈拭愈淨只恐後人葛藤也然
善悟者卽此密因亦是葛藤盧祖曰與汝說者
見巖集

序卷上

廿八

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國朝僊傳序

上古帝王皆僊也其臣亦多僊而莫盛軒轅時
廣成而外容成爲樂師甯封爲陶正繳父爲木
正洪厓爲伶倫師皇爲馬醫皆僊而有用者也
近莫盛于我 明當 高皇時如劉青田僊
吏也又有張鐵冠留之幕下屢從征伐及取僞
漢鐵冠周顛馬山人輩皆佐奇謀冷啟敬攷律

定器可方容成至周玄初召雨劉長春祈雪顧
太真驅雷皆僊而有用者也程朝邑不竟其用
故效遜國之忠張金箔張邈邈知其無用故竟
匿身以去嗣後宰官如王太史勅劉侍御倖周
鴻臚文興王威寧越王新建守仁羅叅政汝芳
萬都護表革或生而悟道或沒而現身皆僊吏
也至久登天府始傳人間如朱真君偶散嬰之
類身生遠代體固喬松如銅帽碧天之類內抱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廿九

清竈外粧垢穢如張皮雀猛蟲子之類初遊紅
粉後列丹臺如吉玄超李赤肚之類本逞疆陽
善柔專氣如張福劉大瓢之類因恙尊生捨塵
慕道如胡克庵丘玄清之類弱質幽閨神人顯
接如王曇陽焦雲鶴之類村魯無知異師不棄
如任風子雷樵陽之類或刀圭拯世或符呪起
痾或示儆歿生或前知休咎或不速自至或屢
覓無蹤雖未必一一有用然皆以度人爲心不

願作自了漢也蓋

高皇崇信三教謂老子

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
行不可闕者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謬哉此老
氏之徒所以踵至而不敢金丹黃冠之術進也
文皇雖訪邈邇而意不在邈邇

仁宗召沈野雲惟賜章服圖書

憲宗召王

海州錫以寶鑑召李守真獎以詩贊皆不留之

世宗晚篤玄脩然取邵元節而終厭陶仲

晃巖集

序卷十二

三千

文 列聖崇其道而不戀其術于是清淨無
爲之說無庸贅于其前而燒煉導引服餌符籙
之流又不敢進其技第散現人間若遨遊于軒
轅之世彼祖龍與安期語三夜而不識漢武歲
星侍十八年而不知明皇接張通玄而無救于
蜀行宋道君尊林羽客而難免于井待皆以金
丹黃冠之術爲道非 高皇所爲道也

國朝舊無僊傳人徒知周張冷尹數公耳余稽

之各乘叅以諸集所燭見而確徵者哀爲二卷
以存方外之史見八伯未至而瓊笈已不勝收
矣猗與盛哉

筍堤集序

每見文章之士不屑道學實不能道學也道學
之士不屑文章而多善文章何也胡邦衡薦朱
元晦能詩元晦不喜謝上蔡淹博能文明道謂
其玩物喪志吳康齋終身不著述董蘿石見王

見巖集

序卷十二

世

文成遂不言詩此不屑文章者也穆伯長精易
學而倡古文呂伯恭讀陸子靜文心開目明王
文成有雄邁之詞羅彛正擅滂沛之筆又不礙
文章者也余友銓部林爲磐公少與余同學卽
志爲聖賢時行文抒所獨悟爲衆所宗而公若
不屑也比仕南都與其伯司徒省庵公商性命
之學復閱文清文成諸儒語錄豁然會心發爲
詩則清雋秀活而無浮靡也文則莊弘洞達而

無棘僻也記贊諸體則深淳典古而無率膚也
問答諸錄則直截朗快而無支蔓也夫浮靡棘
僻率膚支蔓者近世之文章也繇于性之不明
性不明繇于學之不講公居鄉不聞戶外事惟
與紳韋究魯鄒之旨闡濂雜之傳每至講席衆
豎一義公稍剖析羣疑永消故其文皆定後之
慧如雲出谷似風行江子友蔣若柳黃太穉兩
太史以詩文名家者讀公集輒心折雖不敢以

晁巖集

序卷十二

世

此薦元晦不得不以此推伯長也然而公若不
屑也所著筍堤集門弟子私錄付鬪公知力止
之弟子謀于予予曰昔之儒者言必返其本根
作必依乎先進視世人躬之不古以道學挽之
言之不古以文章挽之一君子之道學文章不
足以挽則合衆君子道學文章以挽之故其言
小用則小效如周程朱陸大用則大效如文成
今世態江河正賴道學君子之文章以挽之勿

以而夫子不屑遂不行也又問夫子近讀書栖
菜園何以集獨名荀堤予曰荀堤近公先隴築
廬掃松楸之地名荀堤者示人不怠本先之意
也

四書史序

昔人讀四書者本之漢疏以闡其義合之宋解
以淵其識叅之諸史以拓其胸採之百氏以備
其得今經生于紫陽之外茫然不知前輩有對

冕巖集

序卷十二

世三

策而盡憶七十二哲名者今有問堯舜何姓而
瞪目者薛方山集爲人物考郭青螺集爲人物
志皆欲後學識往行以畜德也然有見于四書
者一事散于旁書者可得數事見于四書者一
人散于旁書者可連數人考與志不勝收也吾
友陳道掌明敏淹通集爲四書史凡事之貞淫
人之臧否散于旁書經生未嘗目者悉臚在前
以爲勸戒予讀而嘆曰此四書當其進講則廣

之爲衍義欲以迺後則滙之爲大全今復爲考
爲志爲史懸河到海不能窮一句之宗充棟盈
車不能釋一章之旨博文在是格物在是經可
爲史史可爲經子所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
不特道然也仲舒欲罷去諸家獨宗孔氏不知
諸家皆孔氏之用也若舍四書而遠撰丘索懸
騰古今欲希子產張華之識物猶舍星宿海而
掬黃河也道掌文旣靈奇識復穿洞宇內以文
見巖集

序卷十二

卅四

質者不啻山淵一經品鑑如淘沙見金入海取
寶以爲道掌特精聖言之理孰知其淹貫諸家
至是耶真洙泗之勲臣漢宋之後覺薛郭之輔
友也

破邪集序

高皇帝讚三教也曰除仲尼之道祖堯舜宗三
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
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又著爲令曰凡左道亂

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是以三教如吾人菽粟之不可缺者爲其常也吾儒宗尼山卽二氏之言尚未暇究乃有大西國利瑪竇自云歐邏巴人航海九萬里萬曆九年抵香山澳越明年入端州二十八年偕同伴五人至京師貢方物神宗憐其遠來賜以旣稟嗣命同星官修曆如兼用回回曆法未嘗許人從其教也卽前回回

晃巖集

序卷上

廿五

入中國亦事天亦修曆未嘗誘人從其學也乃竇輩以本土所奉之天主號耶穌者謂卽吾儒所稱之上帝漢哀帝時降誕如德亞國在世三十三年夫旣降誕仍轉爲天主是現有三世也復曰無輪迴旣無輪迴是無因果也復曰有天堂地獄旣有天堂地獄是有鬼神也復曰無鬼神但有一種魔鬼爲天主所統旣天主統萬物則必有可見之身復曰天主無形無色旣無形

色則惟有真宰之理復曰天不運動必藉外有力者旋轉之造物者憐下民命天神旋轉之至于駁大易誹先哲毀聖像破茹齋所譚之邦則欺人不見所立之量則自語相違稽以二十八之諸天未悉所祀何主按以九十六之外道不知所做何宗是皆

祖訓犯

王章見則篋戾車皐則波羅夷矣獨怪一二膚識之文人初喜其測圭之器與五洲之圖遂爲

是巖集

序卷十二

廿六

之潤飾其詞附會其旨而無知饜口之愚民見其可以飄蕩意識恣啖諸牲欣然從之猶厭菽粟爲尋常而貪河豚鬼鬻三足能爲適口其戕生必矣諸名公憂之于是少宗伯沈仲雨有四疏之驅德清許廓如有十闢之論文太青有處四夷之議虞長孺有辨殺生之文雲棲天童諸宿俱力攻其謬冊霞黃天香廣哀諸篇復自著說名破邪集護正法如眼目祛邪解如魑魍可

謂深心弘願矣余曰無庸破也彼特惑愚而不能感智也使吾玩三聖之書明一心之旨卽彼能雨花折輪亦當義隳况四句互亂三支有過乎余曾晤西士龐高等譚及心性則閉目欲睡憐其化石之執牢不可療昔梵志獻花佛三言放下梵志遂悟外道問諸法有無常無常等佛總不答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今彼旣不放下吾儕特守吾常而彼天主實義諸書俱以戲論見巖集

序卷十二

世

觀之可也

放生會引

法界真如佛生平等爲差一念現出萬形詰其根元同是圓覺論以宿因無非眷屬乃相爭相噉徒塞皮囊結業結冤自戕性命以致菑異存至苦病交纏展轉輪迴無有休息今與大眾開放生心持戒殺行于朔望日頂禮佛前買生懺悔發念能仁思一切衆生皆如已子故不應殺

一切衆生皆如己身故不應殺一切衆生皆得成佛故不應殺知殺生如殺子則憐愛心起殺生如殺己則恐怖心起殺生如殺佛則無量憐愛恐怖心起如是非放生也乃護己子也延己身也供養百千萬億佛也故放生之功較戒殺尤大戒殺特自利放生能利他戒殺特無業放生得饒福戒殺特小律放生是大因以放生具四無量心故具十波羅蜜故又大衆一心念佛是巖集

序卷十二

廿八

四書合單講義序

普脩淨土疾趨菩提繇放生而達無生之旨發無緣慈歸真如海究竟能放所放了不可得則會中俱可稱放生王菩薩矣

自道南盛于閩我國家令諸博士授業非闡士說者不傳海內視閩爲嚆矢同邑傳朱紫陽之學而昔推劍州今推吾郡矣其詮釋四書者如蔡介夫之蒙引林茂貞之存疑陳思獻之淺

說蔡伯瞻之折衷趙德用之管見黃明舉之紀
聞蘇君禹之兒說李宗謙之要旨鄭申父之知
新各行海內然皆單解也未有合之者勲卿蔡
體國先生既繹其微言而單闡之使人知此理
之著復融其大義而合貫之使人知此理之同
名合單講義予讀而嘆曰今日講義之壞壞于
制義之經生制義之壞又壞于講義之先輩經
生不知平淡有真奇別索高深以表異遂敢爲

見巖集

序卷十二

廿九

離經叛註之語而競新者又從而翻之投世彌
工距古彌遠此壞于制義之經生也紫陽末後
再解誠意章乃高明輩不知往哲之虛心遂薄
傳註爲膚說取竺乾餘瀋爲洙泗真源使學人
未實爲山棄桴渡海此壞于講義之先輩也于
是蒙存諸解悉閣不觀不惟攻諸公也且攻朱
不惟攻朱也且攻孔生平所讀何書而決裂至
是宜生心發政之害浸淫至今也先生憂之因

取古解參以己意務在專朱其單者如一鑑懸空而燭萬形其合者如百川歸海而其一味有疑云聖賢語氣不同隨病施方安能強串夫共學與唐棣章恭而與篤親章本不相蒙也漢疏合之陸子靜張子厚是之是不相蒙之語尚可合矧說仁說孝說學諸類而不可合耶高新鄭云聖人之機圓乃窒之使拘聖人之語明乃艱之使晦今所講者特還其圓與明而已先生師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四十一

楊貞復性命關頭洞徹已久貞復著四書眼提其要先生講義衍其詳四書眼似冝上根講義曾被三根是貞復得先生而旨愈顯循蒙引有功于傳註存疑有功于蒙引淺說有功于蒙存也先生好學如袁伯業春風如程伯淳居家不言官府事如司馬君實一切利欲不滓胸中惟以敦倫實踐詔其子孫與門弟子其講皆行而

後言者若經生輩視爲平淡訓詁無可表異循

厭五穀不餐欲覓龍酥鳳羹豹胎麟脯以爲常
饌今之所謂新奇古之所謂隱怪者也

婁東冥判序

予幼讀書見宋儒以二氣爲鬼神遂疑無鬼神
輪迴之事後讀史見伯有杜伯爲厲也彭生申
生現形也蕭疑兩現身訴齊太子也于寶父塚
間養婢也王弼塚間譚玄也孫阿爲泰山令而
轉蔣兒爲錄事也劉伯文附書寄妹也沈僧昭

見巖集

序卷十二

四一

韓擒虎爲冥官也泰山府君子遊學人間也僧
道明神遊所見歐陽永叔所夢十人也則昭然
不誣矣然猶書載也近如休寧程學聖寤爲人
睡爲冥判楚穆天頰晝爲侍御夜爲冥王則確
然可據矣然猶神往也未有如婁東徐君現在
色身暫署冥職令人見聞而可紀者君諱坤字
成民父庠生博學篤行成民爲長郎孝謹忠直
稍長嗜佛長齋戒殺崇禎六年方十八歲于六

月初二夜夢被召至忉利奉

上帝命攝冥府事百日嗣後每夜必有吏卒環侍成民裝束如王者讞決如流家人大駭因移寺中于是有從壁後錄其質問之語特百千之一二耳至九月十四日解任交代之宵萬神畢集今觀所錄善惡因果毫髮分明各自捫心無不踈膽至諄諄策人爲善卽黃面說法不過如是乃有疑其誕者則易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鬼巖集

序卷十二

四二

書謂惠迪吉從逆凶詩謂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皆誕耶有是理必有是事儒特言其理佛兼悉其事理以勸君子事以惕小人德山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馬祖云一念妄心卽生歿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歿根本旣無生歿安有淨土可欣而泥犁可怖哉洞山云地獄未爲苦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願閱斯錄者當辦如是精進到臘月三十日方不熱亂也

恢齋近草序

品詩者首雄渾次冲澹方之元墨震澤無所不
有唐瞿具體而微其餘或以力以機以韻以骨
皆分冲澹之一脉者也今人以浩漫爲雄儻侗
爲渾迂緩爲冲膚疎爲澹不知冲具和淡二義
和如鈞天廣樂八風調而元音自泐淡如真人
踵息萬慮降而元氣自清非和與淡不能澹非
平其氣淵其識溫養其候不能和且淡也予甥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四二

蔡雨卿少負奇筆食餼鬻序二十年文經數變
邇來悉翻諸體獨匠新裁甚有得于澹之旨余
讀而喜曰程子以舉業爲人生一厄今士子之
文又舉業一厄多買臙脂善學優孟貌態雖似
神趣索然忽有傳神阿堵如涼月素娥微風瑤
佩此際之情景何如則澹難也雨卿好士門多
車座盈客盤餐札墨之酬應復劬及于詩章乃

下筆有微雲疎雨曉風殘月之致居極紛之世

味抒極靜之文心則澹尤難也既而嘆曰陶彭澤詩冲澹閒遠足勝王阮乃有謂其外腴中枯謂其帶山林氣以鍾記室之慧眼而置陶中品則澹之知難也願雨卿以冲爲澹如司空表聖所云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宦與飛勿似晚唐思非不工而幽寒峭削之氣時露毫端澹而不冲故也雨卿感異夢尊人勲卿公更其名爲甘何穉孝願其齋爲恢皆欲其造和深

晁暉集

序卷十二

四四

而進雄渾之境社友吳宣伯選其近菑以行之
剛旣竣余適過恢齋梅香未已玉蘭繼之朱鱗
益游素鵬庭舞雨卿擊唾壺而歌余酌醇醪而
壯之曰願益堅厥志人莫我知澹而不厭如或
知爾恢乎有餘矣

閩遊草序

寓內山水最奇者首三巴次西粵次則吾閩東
臨海西通江右南通粵北通浙王敬美以西分
水關爲入閩一大奇不知北關尤奇儼霞大竿
諸嶺人行峭崿飛沫茂林脩篁中淩凌三百六
十灘怒濤怪石瑰異萬狀始知兩洞天四福地
之外尚饒奧宅靈區杖屨不勝歷也於是躡奇
者憚巴粵之遐多遊閩然文士如徐文長僅至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四

九曲屠緯真僅至清源卽宦茲土者如汪伯玉
王敬美徐子與宗子相吳明卿諸名公或遊其
一或領其槩遂登之詩記自詫以爲遊閩也問
以兩洞四福尚未遍閱况其他乎黃心甫生於
梁谿以慧山震澤之觀爲未足從浙人閩循厰
鷄頭楊梅而思荔子也其所觸則或嶺或灘或
寺或友皆有詩其所至則抵丹霞遠於文長緯
真其所經則直入晃巖而出詩相示讀其詩則

清新俊逸出入晉魏詢其友則余故人錢其若
周仲馭華聞脩此數君皆有學有品不輕取友
者也而皆善心甫則心甫之人可知矣憶余過
梁谿陟慧山入秦鄒二園泛震澤西湖得詩無
數首心甫入閩月餘賦詩一卷若閱洞福其富
何如今秋聞伊邇心甫將逆歸其不能遍洞福
猶文長諸君也第持此詩以詫其若仲馭聞脩
及吳浙舵奇之士相邀遊閩至閩必入是巘至
巘必以詩文惠教是心甫策杖而後交閩余端
坐而得交天下士也因大噓而別

蕭氏建家廟序

古者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漢承秦弊僅
建祠於墓所唐貴臣皆有廟宋因之 國朝尤
盛是家廟者先王爲萬世計溪遠或建自身或
貽之後總不可廢也蕭氏先世居同安浯島後
徙丹霞積功累仁而始生大夫見心公公資頗

魯而攻苦異常每一文出爲學士宗晚年始成
進士自金谿令歷農部員外卽澹薄自持比家
居儉約度日買有蒸田而未及廟孫某告余曰
祖非不爲文潞公而爲王禹玉蓋留未竟之緒
以望後人也余曰此正大夫爲子孫計深遠也
凡人出自故物則視爲尋常經已手澤則倍加
愛惜故聚精神於檠檠更愴於四時之焄蒿也
何者因鼎建之艱則思昔創業之艱因創業之

見蠟集

序卷十二

四三

之艱因積善之艱則好脩不能如先世不可咎
報也攻苦不能如大夫不可咎學也恢復不能
如祖宗不可咎貧也是貽廟於後大夫之遠計
勝于親建也說者謂倘大夫貽後而後人不建
或叔敖之孫饗餼未給何遑積南澗之巔以斷
景山之栢從而撓之奈何余曰大夫旣遺有蒸
畝逆料後之有建無撓者且先靈若妥蔬水可

甘神保無依膏梁愈臯誰無源本之思而忍以
大夫之祖苟安於寢夷於齊民耶余因是有感
焉憶嘉靖癸亥甲子歲先奉常與大夫公讀書
漳寺乙丑復同籍余小子不及侍世父猶獲交
諸郎惜今不可見而廟興於孫之手先奉常有
廟焄蒿而外爲孫者多視爲故物尋常鮮有愴
然而思勃然而競奮者則以襲故不如自新故
曰大夫之遠計勝於親建也賢哉茲舉也蕭氏
冕巖集

序卷十二

四八

從此奕奕矣寧特廟哉

重興白礁慈濟宮緣序

代

嘗讀猶龍氏之言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
神不傷人予因思爲神而愚民以禍福猶爲治
而擾民以利害皆傷人者也是以狄梁公撫江
南毀淫祀千七百而留四祠文潞公知益州三
日而脩江瀆廟爲其不傷人也閩之神祀遍海

郡而名達

宮禁者湄州而外有白礁慈濟宮

委吳真君香火六百餘年於茲矣真君諱本生
太平興國四年茹素絕慾遇異人授刀圭術療
痾如神後僊化值虔寇得獮居民禱於真君寇
旋滅因祠之後凡魃潦疾疫欸謁如響賜額慈
濟慶元年封忠顯侯開禧年寇復至忽覩忠顯
侯之幟寇懼而遁再封英惠侯加普佑真君時
甘泉湧堦飲痊百疾於是重拓故宮至永樂十
七年 文皇后患乳夢道人牽赤絲繫乳炙之

晃巖集

序卷十二

四九

遂瘳仍語其寓所明遣跡之旅人云是閩吳本
晨出未歸因入閩求而知之 勅封恩王昊天

醫癘妙惠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賜籠袍一

襲建廟京師迄今禱者或夢或珎或乩或降神

附人語咸諧厥願每歲三月望爲真君誕辰遠

近獻香駢闐道路如泰山武當吏不能止也夫

調魃潦禦萑苻起瘡痍牧民者之職也而神能

佐之至上而 聖母下而窮簾皆賴其回生之

力宋特現幟本鄉我朝遂現身燕市昔僅侯
封今隆帝號天恩已冊極崇之徽褒而臣子
者忍視其蠹窳朽乘而不整頓乎適邑內關廟
燬余率衆鼎新之而紳耆耆衆以慈濟宮請曰
吳真君同產也而衛國與加號不後關真君俱
不傷吾赤子者也宜與關廟同鼎之余曰唯唯
第衆等所以德真君者爲其有所輒應也願此
後陰陽和而魃潦泯山海清而萑苻息耕鑿足
煥而鬼不神不亦休與

南彥錄序

南州人士唐以文章顯至宋而氣節始著其以
身爲師使彼轉爲師者則陳安卿王子合八彥
而外啟迪良多乃知考亭雲漢之功大也

國初有潘徐王錢爲之師則有黃李林謝之輩
聲唐陳林周之道瓜嗣後有張番禺之越境延

師鍾興國之買田延師而人文益蔚邇來士子
爭叛孔宗曇厭經用子河奔萬里罔知星宿之
源苑競千葩莫辨東皇之意思彌多而彌支語
愈充而愈靡以之提躬則脚跟易轉以之經世
則骨幹易柔今欲堅其氣節當先端其識力而
爲識力氣節之文必有識力氣節之品以發之
又必有識力氣節之師以化之元宰曹使君爲
比部則首觸中貴迨 賜環復兩觸揆府一心

見巖集

序卷十二

五一

爲 國不顧身家直聲震乎宇內識力氣節孰
有如公者乎自守南州白水持躬肅霜馭吏膏
雨字民春風接士每聚十邑人文月試而品題
之大要以識爲主以氣爲輔收昌宏洞達之詞
黜浮齷齪深之習仍遊其尤者而行之名南彥
錄余讀而語諸士曰君輩知彥所繇稱乎美若
德非美若才也程朱門之邢恕胡紘無論矣卽
應賢良之平津侯通經學之孔太師可謂彥乎

伺其出處以卜江左之溟源可謂彥乎過眼不
忘運筆如飛之臨川可謂彥乎是皆虛有其才
所謂綵舟翠楫徒翫于陸無涉川之用也必才
如其德識力氣節之言生于其心發于其政有
實學實用者始可稱彥則使君雲漢之功大也
勿云茲小試也邵子以見根而知花者爲上見
蓓蕾而知者爲下他日知爾皆見蓓蕾者使君
則見若根而以身教者也諸彥其毋負此知哉

見巖集

序卷十二

五二

贈吉安府貳守喬徽蘇先生七袞序

吾邑之端揆卓品者首推蘇魏公史稱其忠誠
孝友始終一節傳至嘉靖而樂昌公以麟經起
家享耄年至萬曆而喬徽公以羲經魁多士鄉
人譚孝友者首推公謂其幼失恃事父與繼母
顯薛孟嘗王休徵謂其弟旣嗣叔得產公仍割
已產與之無異視顯陳豹韜裴元寄及宰浦陽
浦人謂其媿政種種不盡述論其大者莫如歲

徵上束薪下懸磬公覈其實清其源歲省數百
金貧者息肩殷者樂輸不一載而數載之逋悉
完至於賑饑民嚴溺女所活千萬計卓異循良
至今頌之遷吉安二守詰戎視篆治皆如浦吉
人謂其文武兼優廉明並著孰知皆公孝友之
餘也兩臺交薦而公忽起臚尊之思曰予自宰
浦至今折腰八年卽賦歸來已媿柴桑八十日
矣當道堅留不得比歸不能建葦宇惟葺一枝

是巖集

序卷十二

五三

杜門屏事或依魏公覺宮之祠或展贈公溪東
之壠或遇心朋對酌皆典謨之言或同韻客賦
詩皆冲秀之語而寸牘隻字不入公門卽于旌
式廬亦希與接茲春秋七十而矍鑠若強仕者
諸友以余與公結芳鄰而盟蘭譜宜一言爲祝
余曰某何能祝公哉夫子稱舜大孝而曰必得
其壽今觀舜惟善事父與繼母也善友弟也善
好生也而壽百十歲雖天佑之然其能受卽在

有而不與之心夫戀一官者與天下等也誰無
孺慕而一捧毛義之檄輒絕温嶠之裾乃賜于
公異之經晚矣求其篤天倫而澹祿利介節操
而豁襟期者吾於公見之真人許旌陽曰上士
學道忠孝爲本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
性存故旌陽壽百三十六歲有謂公早年曾遇
南豐胎泥二僊深得太上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之旨觀儒道二家之言孝公之大年固不藉於
是

晁儼集

序卷十二

五四

二僊矣昔魏公晚年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
公之澹祿利豁襟期卽魏公之晏如也宋儒劉
彥冲曰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敬者止
也靜也微之象也故人以喬微稱公也

贈侍御得一盧先生七袞序

盖某讀易未嘗不惕然於繼晉而受以明夷也
箕文之處明夷而一發禹錐之疇一演羲圖之
秘是明夷者天所以玉聖賢也非謂晉之後必

繼明夷第當晉之中時凜明夷也古之君子當其晉時魚水交歡上下禔福有明而無晦猶曰克艱曰蹇蹇無念不若處明夷者今夫繇子衿而登甲第晉矣繇大行而擢言路晉矣言路而條陳皆可上意又晉矣而盧先生處之恬如欲如若不知爲晉者天子篤行葦之仁臣子所知也宗藩爭諸生田不就從而撻之復誣之欲訛法以媚藩媚藩以欺上先生弗敢也據

晁嶽集

序卷十二

五五

實入告緹騎至而先生按豫僅月餘兩河之民無不嗟淚先生怡然就道或謂宜再疏控辯不則出揭明心先生弗爲也坐福堂兩載玩大易解心經對人惟天王聖明一語若不知爲明夷者嗣後有旨嚴諭諸藩而先生言獲陰用蒙恩釋將復晉矣先生歸里絕口不譚往事恐貧杜門謹儀課子若尚處明夷之境者嘗曰予自省而會而臺而廵方凡際一適即懼一戚

今抵家復遭蕝藜之困明夷固予所習居也惟其習之是以安之此先生所以臨大難而若常荷大恩而若歟不因過而炫仁不愁窮而更節也昔成化李公興按陝以治儀賓而擧嘉靖蕭公端蒙按江右以劾藩而容吾鄉陳公讓以休閒御史而循講道學錫山胡公孝以爲民御史而列名儂班先生容與擧未嘗形喜愠而性命之學長生之旨則不言而默契也今春秋七十

晁巖集

序卷十二

五六

矣而願若五十者豈非善用晦之功而克艱蹇蹇之効與文壽臻百年箕壽首五福明夷之人原有大年試觀序卦者晉後受明夷而損後受益今天子方思者舊重風采以先生廣崇之德業強固之精神且賜環大用仍晉而爲益矣天豈以明夷竟先生哉敬獻兕觥而以羲爻進

篆千字文序

書札小藝也然揚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

君子小人見矣是書可以定品也蔡中郎曰凡書先端坐靜思沉審神彩如對至尊是書可以觀敬也虞弘文曰心既悟夫至道書則契於無爲是書可以合道也程伯淳曰某書字時甚敬非要字好卽此是學是書可以通學也蘇子瞻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是書可以驗博也藝之至者與精神通今始信矣自四目公倣八卦爲六書達三才之氣象備萬類之

是噉集

序卷十二

五七

情形混沌一開繁而實簡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猶存古意至秦變爲小篆爲八分爲隸書而古文絕矣至漢變爲草爲行而愈失真欲簡實繁者也今人書法惟宗晉而遺古文循學詩者宗唐而遺三百篇學繪者宗宋而遺漢唐也夫古制書者仰觀俯答以一字傳一物之神今習書者不能逃稽返炤以一心傳一字之神何以稱

學吾友洪爾蕃氏篤學嗜古工詩善繪皆希唐

以上不染近代宦遊歸隱復追神古篆日搜殘
碑名帖三十六種書體於千字文下集七千七
百有六字敵說文九千三百餘字括玉篇二十
餘萬字以課兒曹倣周禮八歲入小學教六書
漢律十七歲已上試籀書之意予閱而嘆曰昔
善學古文者八人而杜北山爲最善學大篆者
九人而李上蔡爲最善學小篆者十七人而曹
仲則李少溫爲最甚矣古篆之難也又書貴風
神今僅摸形貌似少生動之致第觀其點畫計
釋淵靜周詳無豐豈求宋之訛無戴侗周伯溫
之謬無王介甫之忙進乎藝矣憶予友姑蘇趙
宦光學書四十年與予譚篆法甚悉然所著說
文長箋頗繁不如茲書義明而文簡也

晁澂集

序卷十一

五八

